

紅樓夢案

— 棄園紅學論文集

周策縱・著

紅樓夢案

棄園紅學論文集

周策縱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
周策縱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0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799-1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遞：cup@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upress

The Case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Collected Redological Articles of the Deserted Garden

(in Chinese)

By Chow Tse-tsu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799-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uhk.edu.hk/cupress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樓夢

一葉園紅學論文集

周策縱自署



謹以此冊獻給胞弟

周策橫

(1921-1999)

五體書法家·高級經濟師

讀紅



老讀紅樓百感更，鑄情癡到事難平。
悲歡兩極凋春夏，真假同存悟默鳴。
濁世襟懷宜酒後，女兒談笑本天成。
微言巨象摩挲遍，怯為諸公益許爭。

今年忙於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親朋疏闊，
疏闊特衆寄近作，以當存問，亦誌吾過也。

周策縱

庚申仲冬
于陌地生



著者詩作七律〈讀紅〉墨跡

「老讀紅樓百感更，鑄情癡到事難平。
悲歡兩極凋春夏，真假同存悟默鳴。
濁世襟懷宜酒後，女兒談笑本天成。
微言巨象摩挲遍，怯為諸公益許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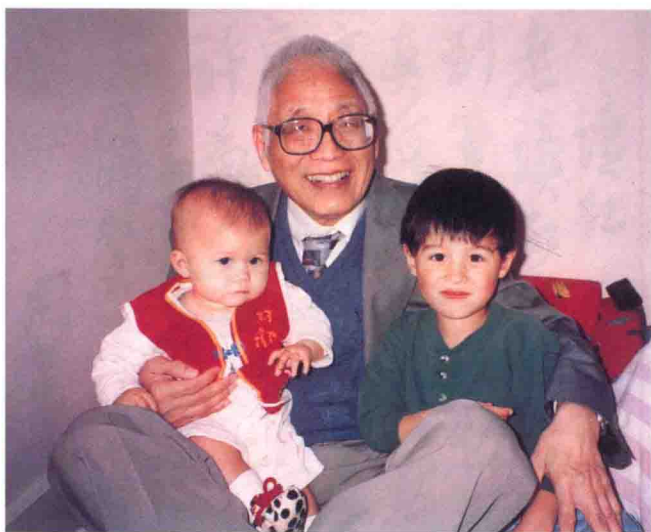
今年忙於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親朋疏闊。

特衆寄近作，以當存問，亦誌吾過也。

周策縱庚申（一九八〇年）仲冬于陌地生」

如石

著者自題「如石」墨跡
(一九八〇年)



著者一九九八年三月與四歲孫兒周史哲思和十個月的孫女周史安那合影(著者長女聆蘭攝)



著者次女琴霓所繪著者肖像

自序：「白頭海外說《紅樓》」

這個集子包含我目前所能找到的，自己歷年所寫的關於《紅樓夢》和曹雪芹方面的作品，其中也有兩篇較短的講演和談話。只有論「新紅學」一篇尚未發表，但也已經在會議上宣讀分發過。（校按：現已發表于《胡適研究叢刊》第三輯，1998年8月）

這次收集成書，對我自己來說，一方面便於檢閱，另一方面也可查驗自己對「紅學」或對我所說的「曹紅學」寫作當時有沒有什麼新貢獻。近七十餘年來，紅學已經不斷在日新月異，尤其是關於曹雪芹的家世，我們已知道得比以前更多了。例如曹寅的母親孫氏並非他的生母，而是嫡母等，從前都無人注意過。大致說來，這些都還沒有影響我過去的看法。當然，我也希望讀者要用歷史的眼光，注意我各篇寫作和發表的時間，給它們以公平的批判。

我把這個集子標題做《紅樓夢案》，是什麼意思呢？「案」字從安從木，初義似為木製的東西上面可安置物件，即承檯、小几、或桌案之類。後來因可安放文件，引伸便有文牘、案牘、案件、或公案之意。我在這裏用的便是後面兩個意義。宋朝的話本小說有「說公案」一類，多是難於解決的糾紛或法庭官司案件。《紅樓夢》自開始抄閱流傳以來，就解說紛紜，成為小說研究史上一個爭論不休的案件，更引起過不少的筆墨官司。研讀者自然要索隱，考證，偵探案

情，捲入不斷的爭辯。我素來不想加入這種爭論；但無論如何，只要你有些看法，就一定有不同的意見。所以我一直在提倡「同固欣然，異亦可喜。」我這集子，也只能自認是對這個複雜的「公案」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說辭罷了。

屈指一算，我從接觸《紅樓夢》到現在，可能已有七十四、五年了。如果題詠也算紅學，我參加紅學界也已經快七十年了。在小學時代只看了這小說的前面一小部分，竟沒有耐性讀完，只知道一些大致的情節。一九二九年卻試作有詠《紅樓夢》故事七言絕句十二首，兩年後在衡陽報上還發表過。稿子連同其他書物在五十年代土改時都給全部燬掉了。前些時偶然在舊筆記簿裏發現其中的一首，這算是我最早的詠紅詩了，雖然顯得稚弱，留在這裏也算一個紀念：

卻說當時假亦真，群芳零落豈前因；
吾生合副蒼生望，不作紅樓夢裏人。

那時對小說既未讀完，更談不到深刻認識，只說了些反面的話。我一直要到一九三一年春天進了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五初級中學時，纔真正十分喜好《紅樓夢》。這得感謝國文老師顏敏生先生的鼓吹和啓發。因此我就集了龔定盦的詩句做成七言絕句二十來首題《紅樓夢》人物。一九六四年我把能記得的五首附印在《續梁啓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兒〉：兼論對聯與集句》小冊子中。一九八〇年六月「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曾影印分發。這五首集龔詩是：

寶玉

閱歷天花悟後身，少年哀樂過於人。
須知一點通靈福，買盡千秋兒女心。

黛玉

種花都是種愁根，累汝千回帶淚吟；
今日簾旌秋縹緲，一釵一佩斷知聞。

寶釵

佩聲耳畔尚泠泠，錯認蛾眉解用兵，
牡丹絕色三春暖，那向如花辨得明？

鳳姐

卿籌爛熟我籌之，留報深閨國士知，
一笑勸君輸一著，收帆好趁順風時。

妙玉

鎖物何妨一矯情？非將此骨媚公卿。
兒家心緒無人見，紅是他生禪此生！

我當時對「通靈福」一句能關合「通靈寶玉」認為集得很滿意。「一釵一佩」當然可指薛寶釵和史湘雲的玉麒麟佩，都是黛玉的對頭，所以要「斷知聞」。詠寶釵的頭兩句是影射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寶釵撲蝶嫁禍於林黛玉一幕。雖然「錯認」二字過於替寶釵洗刷，不過末句仍隱含辨不明，洗刷不清之意。用「矯情」和「紅」、「禪」評妙玉，我當時也覺得滿意。當然這些還不免只透露一個十四五歲初中學生讀後粗淺的反映。我當時主張用湖南方言押韻，所以往往「走韻」，後來纔知道不對。

我在中學時代也用散曲的方式寫了些題紅之作，一時找不到了。只是一九八〇年那次國際紅學會議席上還用半開玩笑的方式寫了一支曲子，分發給到會的人：

紅樓夢外一支：血淚書

——為「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自度曲

字字鮮紅血淚潮。把十年生命都消磨了。畢竟有幾度青春年少。怎禁得、儘拼換這風情月債，魄蕩又魂銷。桃紅柳綠妖嬌。風流人物癡還俏。一箇箇活來嘴舌不輕饒。眉杪眼角爭啼笑。刻畫出腐心利慾，迫人權勢鬼嚎啕。只落得個荒唐夢幻，紅樓白雪路迢迢。儘叫人從頭細味把金樽倒。好一似大觀園重訪了幾千遭。想一想悲歡離合，炎涼世態，便古往今來也只共一朝。回頭看紅學轟轟烈烈，更只是千言萬語盾和矛。無窮無盡的筆墨官司總打不消。沒奈何，且拍案狂歌當哭，呼朋引類

盡牢騷。豈道是召一次國際搖臺趁熱鬧。實爲了文章美麗，學術崇高。還應叫那全世界的蒼生驚曉。一道兒來品賞其中妙。

這支曲當時有位美國教授和一位華裔研究生分別翻譯成兩種英文，和原作一道分發給到會者。原作手稿曾在香港《中報月刊》第6期(1980年7月份)影印發表。周汝昌兄在一篇文章裏引用過，並收入他的大著《獻芹集》的〈陌地紅情〉中。歷年來每次紅學會上都有人寫即興詩，我也湊了不少，這裏就不錄了。

不過十六年前我還用《紅樓夢》裏的題材寫過一首新詩，比較不同，不妨一引：

胡說

——薛寶釵：「詩從胡說來。」（《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我追逐一匹野獸，
她越跑越遠。
我心的鏡子卻看着她
越來越近，
威脅着迎面奔來。
我攤開兩臂去擁抱她，
砰一聲滿地繽紛
撒了她萬千頁美。
我血淋淋負傷
而去，「這一去，
一輩子也別來，
也別說話！」我永遠
永遠向萬千個方向
追逐。

我去挽一隻鳳皇，
她越飛越高，

但我只見她飛向深淵
向我一潭止水撲來，
嬌破天驚
濺了滿空翠羽，
我浸解在五彩裏。

有一句話，
我不追到她
到我消滅不止。
「大正月裏，這些
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
爲了她，我把
桂冠掛在那金榜上了嗎？
臨了，又怎麼樣！
我是得到了她
還是失去了她，和我呢？
我的野性，
我的文采，
我綠楊後面的皓月，
我整個世界。

（註）《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寶玉…說道：「…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
「我倒是爲你，反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

寶玉…自己轉身回房來。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便說道：「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也別說話！」

——一九八二、十一、一八。

這首詩曾蒙劉以鬯先生拿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出版的《香港文學》創刊號上發表過。

我在這篇序文裏引了自己這麼多的詠紅詩，當然會冒犯

「敝帚自珍」之嫌。不過我這樣做，也不是全無道理。自從《紅樓夢》開始流傳到現在，已經快要二百五十年了，紅學最初創始於評點派，據我看，小說著者便是始作俑者，早期傳統本來就如此。評點派也壟斷了很長一段時期。比評點派略後就出現了題詠派。這兩派在曹雪芹在生時便開始了。以後纔出現索隱派、校勘派、考證派、和文論派。最近六十多年來，這後面三派變成了主流。我個人認為這樣發展是頗為合理的。評點派自清末以來便已衰微，但其內容卻供給我們許多寶貴的研究資料。新評點者像王蒙的嘗試還是值得做，讀者也許還會有不少，這要看將來如何發展。

惟有題詠派，在新文學運動開展以後，讀者和作者就越來越少了。「新紅學」也不重視題詠。可是《紅樓夢》裏的詩、詞、曲子卻特別多，過去兩百多年，《紅樓夢》讀者題詠之作，比起別的任何主要小說所能引起的都多。這也可算是這部小說的特徵之一。這個現象也許還值得注意和研究。尤其近代西洋比較文學升起後，「讀者回應說」(Readers' Response Theory)頗風行一時。本來，對任何文學作品的評價，都不能脫離讀者回應，因為評論者和文學史家本身也就是讀者。題詠當然也是讀者回應之一，也許還更能表達較微妙的回應。我當然不是說，題詠可以取代紅學中考證、文論、評點等主流。我只是要指出：題詠在紅學中自有它特殊的作用；這作用在紅學中卻比較重要，也許需要一番重新認識。

《紅樓夢》裏包含了大量的舊體詩詞曲子，照脂批的說法，曹雪芹是有意用小說來「傳詩」。近代紅學家並不這樣看，只認為他是用詩來襯托描寫人物的個性或用來突出主題觀點。我素來也是這種看法；只是想到過去許多讀者既然用了大量的題詠來作回應，這現象也許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罷。

舊體詩詞曲子將來可能不會像過去那樣有許多作者了。

讀者和欣賞者當然還會有不少，恐怕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多了。可是我不相信絕對會後無來者。《紅樓夢》的題詠大約也會如此。至於用新詩來題詠，或利用《紅樓夢》做素材寫新詩，前途也許會無限量。據我所知，新加坡的詩人王潤華在這方面就有很好的嘗試。

我這個集子所收的論文，牽涉《紅樓夢》研究的方面頗廣，但主要的還在於考證、文論、和版本校勘幾個領域。在考證方面，我最受鼓勵和影響的，前有顧頡剛先生，後有胡適之先生。當代中外的紅學家我認識的不下數百人，他們和她們也給了我許多榜樣和啓發。我謝謝他/她們。當然我的判斷是獨立的。我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本來定有比較頗具系統的完整計劃，可是一直未能實現。我過去編有中英對照的《紅樓夢研究書目》，稿件三四百頁，只因求全責備之心太切，一直未克出版。現在檢閱這冊菲薄的成績，真不免「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

一九八一年我經過新加坡時，當地的幾家報社和書局以酒會招待，大家題詩寫字，我請在場的新加坡老詩人兼書法家潘虛之（受）先生也替我寫一張，他當即寫贈了下面這樣一首詩幅：

是非聚訟苦悠悠，識曲端推顧曲周；

能使一書天下重，白頭海外說《紅樓》。

策縱教授去年六月在美召集第一屆國際紅學會議，使《紅樓夢》一書之光燄如日中天，誠學術史上不朽之盛事。頃來新加坡，喜獲把晤，承索拙書，因綴二十八字奉博一笑，即乞郢政。 辛酉春 弟潘受

潘公的詩書皆妙，這件條幅我至今還珍藏著。他說的「能使一書天下重」我自然不敢當。至於「白頭海外說《紅樓》，」倒相當合於事實，也會終身不忘的了。

這次這個集子能夠順利出版，得特別感謝何文匯老弟的推動，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陸國燊博士、馮溢江先生、尤其是黃小華小姐的幫助。又本書後面的索引，我自己只做了前面四篇文章的，其餘都由蘇春暉學弟代為編製，並此致謝。

周策縱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

於美國加州阿巴尼市望洋樓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日

補訂於威州陌地生市之棄園

目 錄

著者詩作七律〈讀紅〉墨跡	vi
著者自題「如石」墨跡(一九八〇年)	vii
著者長女聆蘭攝著者與孫兒孫女合影	viii
著者次女琴霓所繪著者肖像	viii
自序：「白頭海外說《紅樓》」	xiii
一、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	1
二、多方研討《紅樓夢》 ——《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 ...	11
三、《紅樓》三問 ——《紅樓夢大觀：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 論文選》序	19
四、胡適的新紅學及其得失	35
五、《紅樓夢》「本旨」試說	67
六、《紅樓夢》裏的一個思想問題及其背景 ——天命與大義・分與情	87
七、《紅樓夢》〈凡例〉補佚與釋疑	99
八、《紅樓夢》與《西遊補》	117